



徐小芳

1986年,《周立波评传》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周立波诞辰110周年之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版。2020年,该书入选“农家书屋”项目,加印一次。2022年,全国文艺工作者向周立波同志学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精神,再次加印。

收到《周立波评传》(修订版)今年加印的样书,我竟有些激动,这本书旺盛的生命力实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立即写信一封,随样书一起同城快递给91岁的胡光凡老师。

书和人自有其命运。2018年,我去湖南省社科院专家楼拜访胡光凡老师,拿到《周立波评传》(修订版)的书稿。这是一个鼓鼓囊囊的档案袋,里面有一本1986年的初版图书(责编黄仁沛),不少书页有细细密密的小字挤满版芯外的留白处。有的地方还贴了几页纸,折了好几处,成图书大小,夹在书页里。一打开,全是这些年来的初版图书从内容到文字的正误和补遗。另外,档案袋里还有几叠装订好的稿纸,是新增加的内容,新增文字共计8万余字。书稿之外,另有三十余幅按年代顺序摆好的珍贵的老照片,和周立波手迹、作品书影照片等。

当编辑20多年,这样撰写清楚、精心整理、细致完备的书稿档案见得不多。当时胡老师已是87岁高龄,那么多细密的爬满空白处的小字,可见他眼花。而且,他耳也不聋,跟

我交谈都是细声细语,非常和蔼。

因为初版图书还是铅字印刷,社里没有电子稿存档。全书文字得全部重新录入、排版,加上编校、装帧设计,前后用了3个多月时间,终于在周立波诞辰110周年之际,将《周立波评传》(修订版)赶了出来。

修订版共12章、45节,以周立波生平为经,以各个时期的创作为纬,对周立波的文艺思想、文化性格、文学成就及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以今天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视野,作了深入、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论。

第一次加印,是因为图书于2020年入选了省“农家书屋”项目,有一定的采购量,我想,这批加印的图书此时正在湖南各地小乡村的农家书屋里。今年第二次加印,与大的时代背景分不开;在重提并强调文艺家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当下,周立波等前辈作家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或许可以给新时代的创作者以重要启示。

利用这次加印的机会,我将全书作了一次“提质”:封面换成红色茶子花,增加整个封面色彩上的层次感,而且,从周立波孙女周仰之的回忆文字里,也可见到周立波爽直、洒脱的个性,红色茶子花似乎也更像他;书名用了更亮一点的红色,并增加了烫红工艺,让周立波城的书法更“力透纸背”的效果;内文用纸增加了厚度。在封底处,我将胡老师所记里的文字整理后放上,告诉所有读者,这本书是怎

么来的,它经历了什么。

从1980年到1982年,作者胡光凡沿着周立波生前进行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的足迹,从益阳出发,从南到北,经武汉、上海、西安、延安、北京一直到东北,连续进行了五次较为集中的实地调查,凭着一支笔和一架相机,作者抄录和掌握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两年多时间,他摘录的卡片有400多张,访谈笔记写满了五个记录本。其后,经过几度寒暑的潜心研究和写作,三易其稿,最终于1986年完成了《周立波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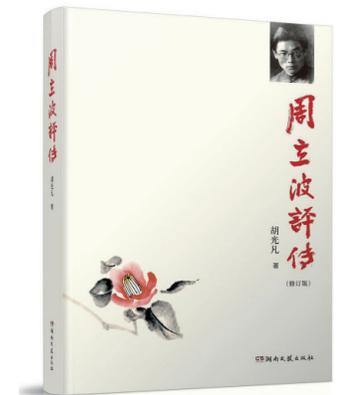
作品出版后,《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报刊先后刊发书评、书讯,被评论家誉为“行万里路写成的书卷”。2018年,恰逢周立波诞辰110周年,胡光凡以87岁的高龄,又对原作进行了修订。

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深知,每一种图书的生命形式都不一样,“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固然让人欣喜,而一本不被时间淹没,拥有绵长持久生命力的图书,也可以是作者和编辑的成就、荣光。在编辑这版修订本的过程中,我时时刻刻被两代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打动着、受教着——周立波怀着深情写土地、写人民,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自觉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之中,亲身参与,亲身体验,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胡光凡老师则追寻着周立波当年的足迹,从资料搜集到研究创作、再到后来的修订增改,几十年

如一日地下苦功夫,赢得业界尊重,被誉为“周立波词典”。他们的文字和作品,“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鲁迅语)”。

1986版责任编辑黄仁沛老师已去世多年,而我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有机会将修订作品再度打磨擦亮、出版传播,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使命。“立波精神”需要被铭记和传承,去影响更多人,鼓舞更多人。这就是这本书跨越三十多年的故事。而它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周立波评传》 胡光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所得

向敬之

在每个人的精神版图上,大都有着的一处核心区域属于故乡。贺永强青春年少求学时,开始离开故乡,然其乡情是清晰、完整而深切的。

诗集《家在心灵故乡》,精选了贺永强于2018年至2021年1月间写作的104首作品,在8辑不同题材归属中,深入故乡变迁深处,探寻乡村振兴的智慧人生,导航思乡底色的精神家园,紧扣家国情怀的时代脉动,以淳朴的笔触、多元的方式、迥异的风格,赤诚放歌身历目睹的新时代山乡巨变。

以少年作家身份特招进吉林大学深造的贺永强,老家距离周立波故乡益阳清溪村不远,他们对共同故乡的历史人文与变迁有着跨越时空的相似认知。周氏“山乡巨变”,展现了新中国农民翻身当主人的新面貌,而经历了70多年变迁的新农村,从过去的开天辟地进入了翻天覆地。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十八洞首倡“精准扶贫”,贺永强敏锐地想到,彻底消灭贫困只是一个新起点,而提前进入小康生活的其他地区,提前进入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中国山乡,人们在思想层面、文化境界上的飞跃与追寻,成为时代的鲜明主题,是新山乡巨变的显著特征。他积极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把目光聚集于这里的土地和人民,率先用诗歌形式,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地谱写新山乡巨变的火热现场与激情旋律,讴歌中国乡村振兴的时代进程与广阔天地。

新时代“诗歌何为,诗人何为”,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贺永强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故乡生活场景切入,在《这个夏天火热的日子》《“双抢”日记》等一大批优秀诗歌中,巧妙而丰富地揭示他的思考。生产、生活、生态,以及个体生命轨迹,随着时代高质量发展,呈现出让诗人刻骨铭心的生活感悟与精神体验。树叶上一只花喜鹊,树干上一群蚂蚁的来回……看似不经意的观察与体会,却在微观新时代乡村生活中翻覆山乡巨变的宏大格局。

贺永强善于遴选鲜活画面感。强烈的生活气息,被化入鲜明的情理之中,有铺陈,有排比,有巧喻,凝练的长短句勾勒出他那着力于故乡表达、折射着山乡巨变的诗意长卷。在其中,可以听见蛙鼓蝉鸣,可以看见莲雾绽开,一切都是美好、祥和、幸福的。

对于故乡的诗性表达,尤其是面对山乡变迁后的思索,大多作者停留于表层诱因的罗列,局限在“情”与“势”之间的纠缠与挣扎。而贺永强在回归心灵故土时,从家乡生活的场景、情境、感悟中,结合与俱俱进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断地剥离曾经有过的内在心理困惑,切身观照新山乡巨变所带来的真实图景。诚如他在《河流经故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乡亲正酣然入睡》中写的“历史是时间写的,河流呈现了历史/活着,就好/谁都不是/时间波浪上一场起伏的睡眠”那样,故乡,不论岁月和青春流失在那一片土地,还是在预置的视野里固化成景,已然成为了一段回不去但要向前的历史。

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是诗集的另一点亮点。这与作者长久以来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的。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时,对文化传承等发表重要论述,嘱托更好地弘扬经世致用精神,让身为湖南大学教授的贺永强深有感触。故乡的农耕文明的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需要他去发掘、弘扬与阐释。

他保持着一份紧贴泥土的温情与坦诚,保持着对党、故乡和亲人的真诚感恩。“感恩,就是一首主题歌”,萦绕他的脚步,敲击他的心腔,联系他的诗与远方、情与故乡。在他诗歌中,有共产党人的精神,有血性文人的性情,有湖湘男儿的灵泛和霸蛮,不倦无悔地坚守着一个执拗人的风采。虽然其中有强烈的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与碰撞,有在梦想与现实冲突中流露的焦灼不安和心理平衡,但他对乡土、时代、人民和亲情倍加珍惜,流畅着一股阳刚大气,塑造出一种清新明快的风韵与绚丽多姿的格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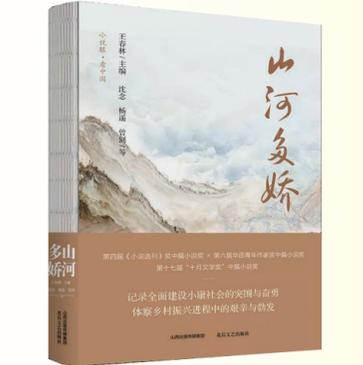
勃勃的冲击力和殷殷的赤子情高度融合,诚恳地运用艺术手段和文化信仰,为新山乡巨变素描着真实与恢弘,贺永强准确地反映着时代高度与社会厚度,描画着这一个日新月异、无限美好的伟大时代,刻画着那一群努力创造、越发幸福的可爱的人。

《家在心灵故乡》,贺永强 著,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山乡巨变中的心灵放歌

——评诗集《家在心灵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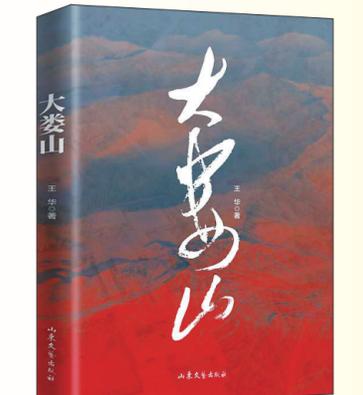
起马观书



《山河多娇》 王春林 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河多娇》是“小说眼·看中国”系列丛书之一,是一部以反映脱贫攻坚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入了杨逸《父亲和我的时代》、沈念《长鼓王》、红日《暗香》、曾剑《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等作品。

这些作品审视农村现状,以文学方式记录农民作为信息时代的历史主体在物质、精神方面的脱贫故事,描绘出脱贫攻坚的显著成绩,写出了农村新人新事与美好未来,以及扶贫工作的不易和农村生活的繁杂。



《大娄山》 王华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任县委书记美国良受命到娄山县完成全县也是全省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孰料积重难返与问题叠加,使得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干部们一筹莫展。

美国良和扶贫干部们由顺民心、听民声、解民怨、排民忧入手,人对人地深入帮扶,点对点徐徐推进,终于以娄委、王秀林等扶贫干部先后因公殉职的巨大代价,使碧痕、月亮山等贫困山村如期脱贫、搬迁,换来了娄山县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脱贫攻坚是如何艰难,共产党人是如何秉持初心使命攻坚克难,这部作品经由娄山县脱贫路上“最后一公里”的决胜过程,揭示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书里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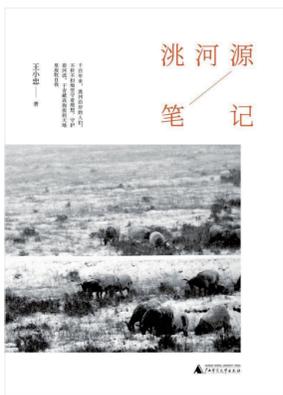
边地的人性叙述 ——谈谈《洮河源笔记》

耿立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洮河在历史的典籍里,是和狼烟、杀伐、迁徙、和吐谷浑、吐蕃、戎羌相关,是诗词的边地,是无定河边骨,一梦到辽东,大漠孤烟直一样的苍茫。

而在《洮河源笔记》里,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物象与风情。小忠书写的并不是洮河源的自然文学,他笔下没有生态学的伦理,不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那样,关注自己的内心;在小忠的笔下,洮河源,只是一个舞台背景,他是在写这个舞台上演的剧目。

一开始,我以为小忠是以自然为中心的叙写,但是,最后发现他关注的还是人的



好书摘读

生活的形式

王安忆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天的自由的形态。

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马车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订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在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上车,再踏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手到,就是由于这样具体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

还有,在绍兴的乡间,认识有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爱吃的糕点,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阳高了,他就踏进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子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鸡下的头一批蛋。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精神性成分,已经超过

文学,人的命运的跌宕。陈木匠这个出入三瓦两舍的浪荡子,一会木匠铺,一会赌场,他与女儿的隔阂、女儿的私奔,这些事,蕴含着小忠告诉人们的永恒的道理:人活着的艰难。

小忠也写了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个想从生活中剥离出来的母亲,但这事有点艰难。他说:身处生活之中,何以谈剥离?可她总是那么想。母亲努力要做到一向向佛,剔除所有杂念,可是母亲忽略了我们。因为她是母亲,一旦具有了母亲这个身份,她想逃离生活,自然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在生活重压、丈夫暴力下生存的母亲的母亲。因为弟弟的病,母亲后来皈依了。母亲说,她去寺里完全是为了我们,她学习诵经也是为了我们。

我觉得这篇文字,是小忠写给母亲的祭文,“母亲一心想离开红尘,可她哪里懂得,人在红尘中生活,有谁曾真正离开过呢?洮河能流走世间一切或清或浊之物,它不随人的意愿而有所选择。然而清则濯缨,浊则濯足,这应该归于自己的选择吧。母亲选择了皈依,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读了小忠的这篇散文,我好像触到了小忠的笔墨的源头,他也是心有祥云的人,那是母亲诵经的声音——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洮河源笔记》也记录了洮河流域的一些山水、人文,写了车巴河、大棚菜,这些都是红尘中的事物。这些事,真真假假虚实实,但我们看到的是小忠的修辞立其诚,我们能看出他文字的内在力,他敢于刺破生活的表层,直击人性和社会的幽暗,这无疑

是一种勇敢。相比小说的虚构,散文对现实的叙写,有着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纠结与困境,小忠不做虚无党,不伪饰,击破自己内心的怯懦,这是十分难得的。

由小忠的甘南藏地的风情,我想到的是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人们说那是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是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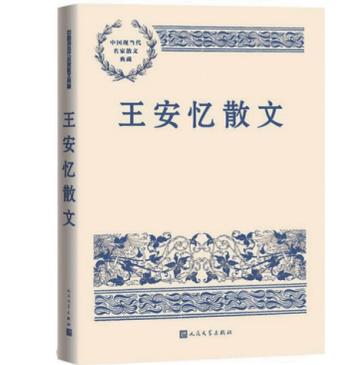
我以为,沈先生心地纯良,有意过滤掉了那兵荒马乱时期的悲剧和丑恶,他关注山水之美、人性之美、风情之美。

我觉得,那样的边城,只是沈先生的幻觉,那边城世界,人真,境真,人性与自然皆真、皆美,无邪恶,无贪欲。即使存在贫富差距,大家也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这其实就是一部童话。批评家刘西渭评价《边城》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中。但我还以为,这样的美,就像惟送一样,会离开边城的;这样的美,就是惟送抛下翠翠出走他乡,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惟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忠的边地,不是自然文学的桃源,现在散文一窝蜂地奔向自然生态文学,也许是在高楼大厦享受现代科技的盛宴感到倦怠后,对现实世界的人性丑恶恶我恶我的修复和模仿,但取得人与自然的平衡,才是散文写作应采取的态度。

没有人的良知,没有现实世界人文精神的提升,生态文学能走到哪儿去呢?这是我读小忠《洮河源笔记》产生的一个疑问。

《洮河源笔记》 王小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流浪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出了格式,是制度外的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摘自《王安忆散文》,王安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